

明昌七璽及其周邊

王耀庭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

提 要

歷代的皇室收藏，總是引人注目。金朝內府的書畫收藏，其來源最大宗直接得自於宋皇室，收藏品中又有轉入元朝內府收藏，可謂為皇室收藏史上的重要轉承時期。本文以金朝帝王章宗（完顏璟，1168-1208；1190-1208在位）的鑑藏印璽為論題，並兼及其內府收藏活動與相關人物，意在透過存世作品以增補吾人對金朝內府書畫收藏之認識。

本文依序說明金朝內府收藏情況，如曾任明昌祕府書畫局之王庭筠（1151-1202），兼及金朝宗室完顏璘（密國公，1172-1232）與其所藏。接著，文中透過「明昌七璽」說明金章宗收藏印鑑的樣式，運用存世作品進行印鑑比對，檢視並辨別各印真偽問題。再針對「羣玉中秘」、「明昌御覽」二印的辨偽，最後則分從金章宗、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二人之標題押署進行比對與析論。

關鍵詞：金章宗、明昌七璽、金代內府收藏、宣和七璽、宋徽宗、收藏印璽

一、前言

金朝內府的書畫收藏來源，因於靖康之變（1126）攻下汴京後，直接得自於宋皇室收藏為大宗，蔚然為後世稱道。其中，當以章宗一朝（完顏璟，1168-1208；1190-1208 在位，即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至嘉定元年）更具特色。關於金章宗的書畫收藏研究成果，也早有多位學者述及。¹

本文在前人基礎上，擬再次彙整相關文獻資料，並輔以存世作品為佐證，較為全面地討論金朝內府書畫之印鑑鑑藏樣式。首先，說明金朝內府收藏之相關機構與人物，其次探討金章宗的鑑藏印璽，與其「明昌七璽」之標準。後則針對「羣玉中秘」、「明昌御覽」兩印進行辨偽，最後分從金章宗、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二人之標題押署進行比對與析論。全文旨在透過文獻與存世作品之校合，以增補吾人對金朝內府書畫收藏之認識。

二、明昌祕府書畫局

在進入金章宗內府收藏之討論前，有必要針對金朝內府收藏的機構與相關人物，略予介紹以為認識之背景。實際上，金章宗之收藏在其本朝當世就已述及，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王庭筠（1151-1202）。

金朝文人元好問（1190-1257）即曾記述明昌御府收藏的執行人王庭筠：「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方，品第祕府書畫。」王庭筠也是一位書畫收藏家，他曾摹刻世人所藏書蹟，又能作山水。文獻稱王庭筠「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遊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

1 見外山軍治，〈金章宗收藏の書畫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金朝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4），頁 660-669。徐邦達，〈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美術研究》，1981 年 1 期（1981.4），頁 83-85。其後，作者於二〇〇二年大英博物館之顧愷之討論會〈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一文，也有所著墨，見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 期（2004.9），頁 1-51。二〇一三年，承日本學者高木義隆先生惠示其論文〈金章宗の所藏印と瘦金書〉，文載書學書道史學會編，《書學書道史研究》，23 號（2013），頁 25-34。近年，王健於二〇〇四年北京中央美院所完成之博士論文，內有專節，見王健，〈宋徽宗畫作鑒藏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14）。又，郭允中，〈金明昌內府書畫收藏考〉，《書畫藝術學刊》，20 期（2016.6），頁 249-267。本文所談範圍引用文獻，雖避免重出，也難免雷同，謹先說明，以為不敢掠美。

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為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趙秉文，1159-1232）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²

王庭筠傳世名作為〈幽竹枯槎圖〉（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以及題於金李山（生卒年不詳）〈風雪杉松〉（Freer Gallery of Art 藏）拖尾之書潘閬（?-1009）〈宿靈隱寺詩〉，均是書畫史上所知名。

此外，與金朝內府收藏有關的人物尚有張著（生卒年不詳）。張著，即是於大定丙午（1186）跋〈清明上河圖〉（今訂名的《石渠寶笈·三編》本）之人，現已為學界所熟知。關於張著的資料，有記錄稱：「張著，字仲揚，永安人，泰和五年（1205）以詩名召見，應制稱旨，特恩授監御府書畫」。³張著於金章宗晚期入值內府書畫，《中州集》收其詩二首〈九日〉、〈雨後〉，惜未見有任何詩文述及於明昌內府書畫之事。⁴

金章宗的收藏到底有多少？明昌三年（1192）王庭筠「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⁵此份文獻所稱「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推測可達「五百五十卷」，但久已無存目可考。即便王庭筠做為內府藏目分品的當事人，他所存詩文也不見提及。若是再進一步翻閱金、元詩文，對金章宗的收藏，尚可得見些許蛛絲馬跡者。其中，例如元代袁桷（1266-1327）有詩題〈徽宗梅雀〉：「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勘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盡日雲煙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來，玉躡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枝瀟灑江南春。天興之初汝南失，猶解傳藏記年日。為言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卷題：『天興元年藏記』」。⁶詩文中仍是說了朝代興亡之大道理，說到「金帝母家宋外孫」則是顯示古

2 上兩引文，均見（金）元好問，《遺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1，頁181-184），卷16，〈碑銘表誌碣·王黃華墓碑〉。

3 （金）元好問編，《中州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65，頁231），卷7，〈張著二首〉。

4 （金）元好問編，《中州集》，〈張著二首〉，頁231。

5 （元）脫脫等，《金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91，頁711），卷126，〈文藝下〉。又，儲大文，《山西通志》記《品第法書名畫記》共五百五十卷，見（清）儲大文，《山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46，頁708），卷138，〈諸老詩以革集冠其首〉。已佚。

6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03，頁599），卷45，〈題跋·徽宗梅雀圖〉。

人的一種誤解。⁷至於所稱「明昌宮中三萬軸」，或該是金代內府收藏的預料之數。此外，詩中對金內府的傳藏記明相對應的年代時間，表明有金哀宗（1198-1234；1224-1234 在位）「天興元年（1232）藏記」。

今日探討金章宗的收藏，都是以印記為主，就是世所謂「明昌七璽」，以及金章宗所書之作品標題為準。至若「廣仁殿」一印，也視為金章宗收藏印，作者已有所論述，不重贅。⁸

關於金章宗內府收藏之最早文獻著錄，即是前舉元好問之文。在元好問之後，周密（1232-1298）的《雲煙過眼錄》也記載金章宗內府的藏品情況，其內容有如「喬達之簀成號中山所藏」一則，提及有作品原為徽宗所藏，歸入金章宗後被改裝的情況：「……右各有宣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睿思東閣大印，其後入金章宗，或剪去舊印，用明昌御府、明昌中祕、明昌珍玩、明昌御覽大印。軸桿多檀香餅合成，蓋慮其久而不蝕故也。暉卷皆高麗紙，後有大金密國公樗軒收附題字。」⁹在這段文獻中所記「明昌」諸璽，與今日存世所見「明昌七璽」並不一致的，當以存世為準。¹⁰至於文中最後指出：「後有大金密國公樗軒收附題字」，實則此類密國公樗軒的「收附題字」藏品，今日未曾見過。

三、宗室鑑藏家完顏璫

關於金內府收藏與相關人物部分，除前述王庭筠、張著等參與內府機構的人物之外，尚有宗室成員亦值得說明。以下先略記「密國公樗軒」。「密國公」是金朝宗室完顏璫（1172-1232），¹¹本名壽孫，字仲實，一字子瑜，號樗軒老人。完顏璫之父完顏永功受封「越王」，金世宗（1123-1189；1161-1189 在位）之孫，即與金章宗同輩之宗室（輩份同用「璟、璫」同「玉」字旁）。卒於天興元年（1232），終年六十一歲，累封密國公，有詩詞名《如庵小稿》。元好問〈如庵詩文序〉，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

7 見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頁93，註2；頁106-108，註103。

8 見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頁1-51。

9 （元）周密，《雲煙過眼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1，頁47），卷1，〈喬達之簀成號中山所藏〉。

10 （元）周密，《雲煙過眼錄》、（元）湯垕，《續雲煙過眼錄》、（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所記不同。但就本文所見古書畫，七璽還是一致。也就不必討論。

11 完顏璫傳記，見（元）脫脫等，《金史》，卷85，〈列傳第二十三·世宗諸子〉，頁233。

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¹²

元好問又有詩，記完顏璫〈密公寶章小集〉：「王家書絕畫亦絕，欲與中祕論低昂。」詩後來註：「『明昌寶玩』、『羣玉中祕』，內府圖書印也。越邸有柳公權〈紫絲鞋〉、歐陽率更〈海上〉、楊凝式〈乞花〉等帖，然獨推元章〈華佗〉為古今絕筆。宋畫譜山水，以李成為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然（如方）、王內翰子端（王庭筠），奉旨品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荊關范許之下。』密公識賞超詣，亦以此論為公。郭乾暉、崔棘公以為當在太古無上。唐以來諸人筆虛筆實，皆非其比。故予詩及之。『樗軒』公自號也。又所居有『如庵』，詩集號《如庵小藁》。越王諸子惟樗軒貧甚，典衣沽酒之句，蓋實錄云。甲午（1234）三月二十一日，為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¹³「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荊關范許之下」可見明昌內府的收藏，有（李）成、荊（浩）、關（仝）、范（寬）、許（道寧）諸名家。此「王家」應是「越王」完顏璫，「日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¹⁴「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¹⁵

關於完顏璫收藏，就所見：金趙霖〈昭陵六駿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後有趙秉文（閑閑老人，1159-1232）題跋（圖1）：「……向曾於梵林精舍，覽一貴家寶藏，韓幹畫〈明皇射鹿〉并〈試馬〉二圖，乃知少陵〈丹青引〉為實錄也。用筆神妙，凜凜然有生氣，信乎人間神物，今歸之『越邸』，不復見也。襄城王□□（兩字刮去）持此圖，類若昨夢間耳。霖在世宗（完顏雍，1161-1189在位）時待詔，今日藝苑中無此奇筆也。惜乎韓生之道絕矣，因題其側云。閑閑醉中，殊不知為何等語耶。庚辰（1220）七月望日。」書時年六十四歲，已是趙秉文晚年，完顏璫尚在世。又記趙霖為世宗時待詔。

又，《秘殿珠林·初編》記李公麟〈維摩不二圖〉：「拖尾有樗軒寄題〈維摩不二圖〉云：『筆端絕世李公麟，寫出維摩不二門。欲作短章書卷尾，到他佳處即忘言。已說了也，呵呵。』」¹⁶

又，元好問詩〈摘瓜圖二首·樗軒家物〉：「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

12（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6，〈序引·如庵詩文序〉，頁420。

13（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七言古詩〉，頁38。

14（元）脫脫等，《金史》，卷85，〈世宗諸子〉，頁233。

15（金）元好問編，《中州集》，卷5，〈密國公璫四十一首〉，頁180。

16（清）梁詩正、張照等奉敕編，《秘殿珠林》，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卷9，〈宋李公麟畫維摩不二圖一卷〉，頁109。

腸兒。履霜只說琴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高鳥長憂挂網羅，如蒼（按：「如蒼」密國公所居）日月坐消磨。憑君莫話前朝事，比似黃臺摘更多。」¹⁷

又〈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首：「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無賴，長著詩人慘澹中（敗荷野鴨）。牧笛無聲畫意工，水村煙景綠楊風。題詩憶得樗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風柳牧牛）。」¹⁸完顏璫能畫竹，「僧海雲，墨竹學樗軒。」¹⁹「密國公璫……喜作墨竹，自成規格，亦甚可觀。」²⁰此「敗荷野鴨」、「風柳牧牛」題意甚明。前者如題名為惠崇〈秋渚文禽〉、後者為宋人〈柳塘呼犢〉，²¹為南宋流行畫題，完顏璫以擅畫竹，能畫此題材？固不能否定，但也以為此冊是「樗軒收藏家物」。

又，完顏璫本人有〈題晉卿王詵圖繪〉：「顧陸張吳寶繪堂，風花雪月保寧坊。錦囊玉軸三千幅，翠袖金釵十二行。數筆丹青參李范，一時遷謫為蘇黃。太原珍玩名天下，舊跡猶憑古印章。」²²不知是否為自題收藏。又張丑（1577-1643）記：「郭忠恕〈飛仙故實〉，宣和樗軒題。按樗軒金人，此云宣和，不知何故。」²³北宋從宣和朝轉金朝，並不突兀。

鑑藏一道，元好問稱完顏璫：「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鑄），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²⁴惜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收藏，未見「如庵」、「樗軒」印記。又見陳仁濤藏《金匱藏畫集》收有宋劉永年〈烏鰐圖〉，²⁵上有「越王府文學印」，不知孰是。

17（金）元好問，《遺山集》，卷13，〈七言絕句·摘瓜圖二首樗軒家物〉，頁152。

18（金）元好問，《遺山集》，卷14，〈七言絕句·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首〉，頁162。

19（元）夏文彥，《圖繪寶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4，頁624），卷5，〈元〉。

20（明）朱謀壘，《畫史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6，頁501），卷3，〈金〉。

21 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見何傳馨主編，《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冊28，頁246-255；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171，圖45。

22（金）元好問編，《中州集》，卷5，〈題晉卿王詵圖繪〉，頁182。

23（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7，頁227），卷6下，〈宋〉。

24（金）元好問，《遺山集》，卷40，〈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頁465。

25 陳仁濤，《金匱藏畫集》（香港：統營公司，1956），頁8。

四、明昌七璽實例考察

書畫裝潢的形制，「卷裝」書畫的「明昌裝」及「明昌七璽」印的鈐蓋式，追踵「宣和裝」，這在今日已為大家所認同。制式的裝裱認定，就「卷裝」一式記述，并以圖示之。

五代南唐趙幹〈江行初雪〉卷（圖2），前隔水黃花綾，已為乾隆皇帝移易，是以「祕府」印存右半、「明昌」、「明昌寶玩」存左半，另各以朱筆描補。江兆申先生指出，此「前隔水」因鈐有嚴嵩（1480-1567）收藏印而棄除。²⁶此幅為徽宗《宣和畫譜》所收藏趙幹畫六件之一。今前隔水黃花綾：「趙幹江行初雪圖」諸字，為清高宗（1711-1799；1735-1795在位）補書。據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三：「趙幹〈江行初雪〉是明昌祕府藏本真跡，神品上上。嘉靖間，歸分宜權相家，引首關防具存。」²⁷安儀周（1683-?）《墨緣彙觀錄》：「前錦文黃綾隔水，有御府瓢印，金章宗墨題：『趙幹江行初雪圖』七字，仿宣和瘦金書。」²⁸據此，則知原「明昌裝」前隔水至安儀周收藏時尚存。後隔水合縫，上方「御府寶繪」（朱文方印）、下方「內殿珍玩」（朱文方印），後隔水與拖尾合縫「羣玉中祕」（朱文方印），拖尾高麗白紙上有「明昌御覽」（朱文方印）（圖表一編號①）。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卷（圖3），鈐印序由前而後上而下，右有「祕府」（葫蘆印，瓢內右半有污漬痕）、「明昌」（朱文長方印）、「明昌寶玩」（朱文方印）、「御府寶繪」（朱文方印）、「內殿珍玩」（朱文方印）、「羣玉中祕」（朱文方印）、「明昌御覽」（朱文方印）七璽。這是「明昌七璽」，存世所見，別無它例（圖表一編號②）。

宋徽宗〈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卷（圖4-1），僅存「明昌」、「明昌寶玩」、「內殿珍玩」、「御府寶繪」、「羣玉中祕」（朱文半印）五璽（圖表一編號③）。

題籤書法之外，「天水摹張萱搗練圖」、「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均有一「摹」字，對這兩卷說明其畫題出處。《宣和畫譜》張萱條，載有此兩幅，也可以對證。²⁹原畫在徽宗朝，徐邦達曾指出：「據汪氏（珂玉）《珊瑚網》卷三中著錄

26 江兆申先生之說明，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畫精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6），說明冊，頁5。

27（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3下，〈唐〉，頁101。

28（清）安岐，《墨緣彙觀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卷3，頁128-129。

29（宋）不著撰人，《宣和畫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

的〈摹衛協高士圖〉來印證，可以知道當時趙佶都只在前黃絹隔水上墨題『摹某人某某圖』字樣；『虢國』、『搗練』二圖，原先當然也同樣有此趙氏標題，入金卻給明昌內府換裝時，連絹隔水一起撤去了。之後，又由章宗完顏璟仿『瘦金書』重書標題，在摹字上方又加了『天水』二字。³⁰就整體徽宗朝畫風，足以說明「摹古」風，或者說是對古代名畫的「複製」。〈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猶有一卷同稿異位者：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李公麟〈麗人行〉（圖 4-2）。〈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與〈搗練圖〉賦色的風采一致，〈麗人行〉顯然有異。那可視為徽宗朝的另一摹本否？〈麗人行〉人馬行列，主人置中，有前導後隨，比起〈虢國〉更合常情（圖 4-3）。就畫法徽宗朝保有的輪廓線，堅勁十足，〈麗人行〉卻已隱入色彩渲染之內，衣裳上的紋飾，若比之蘇漢臣（活動於十二世紀）的「秋冬兩幅嬰戲」，差之遠甚，至若畫馬，顯然接近元初的任仁發（1254-1327）。本幅及題跋也無宋元時代，粗淺的比對，這只能說更後世摹本，非宣和朝所出，就無從在本主題深論。

宋徽宗〈金英秋禽圖〉卷（圖 5-1，縱 28.8 公分，橫 387.5 公分），著錄見《石渠寶笈·初編》。³¹金章宗內府印：「祕府」（朱文葫蘆形印，存左半）、「明昌」、「明昌寶玩」、「御府寶繪」、「內殿珍玩」朱文方印璽、「羣玉中祕」印已失，後方拖尾又有「明昌御覽」大印（圖表一編號④）。

本件之可貴者，相對於歸為前述徽宗之〈搗練〉、〈虢國〉兩卷，此件有徽宗御筆押署：「天下一人」，下鈐：「御書」朱文方印。更有甚者，「內殿珍玩」印字跡下，猶可見原宣和裝之「宣和」印邊框、及「宣」字「宀」部、「和」字「禾」旁殘跡（圖 5-2）。此可證明由北宋徽宗宣和內府流傳至金國。此後，又回南宋內府（「內府書畫」印。南宋寧、理宗朝）、再為權相賈似道（1213-1275）所有（「長腳封字」印）。

近現代之流傳，滿洲國敗亡後，自長春流出，為陳仁濤（1906-1968）所得，³²拖尾有丙申年（1956）跋（另鈐有「金匱室」、「金匱石室」、「陳仁濤」諸印）。陳氏著《故宮已佚書畫目校注》〈金英秋禽圖〉卷條下，注有「今在臺灣」。³³此書序

頁 98），卷 5，〈人物敘論〉。

30 見徐邦達，〈宋徽宗趙佶親筆畫與代筆畫的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 年 1 期，頁 64。

31 （清）梁詩正、張照等奉敕編，《石渠寶笈·初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卷 6，〈宋徽宗金英秋禽圖一卷〉，頁 1045。

32 見楊仁愷，《國寶沉浮錄》（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 141-142。

33 陳仁濤，《故宮已佚書畫目校注》（香港：統營公司，1956），頁 6。

亦繫年丙申（1956）。當是已為王世杰（1891-1981）收藏（「王世杰印」、「王雪艇氏欣賞章」，見前隔水，雪艇王世杰氏為藝林守之），其後轉入程琦（程伯奮珍藏印），目前又回臺北私人藏。程琦有跋，指畫上之「李府書畫」（重一）為金章宗「元妃李氏」。此說想有待商榷，按女性出嫁，籍歸夫家，娘家才是「李府」。³⁴

祁序（活動於十一世紀）〈江山放牧圖〉卷（圖6，北京故宮博物院藏）。³⁵ 本幅無款，卷前隔水有金章宗瘦金體題：「祁序江山放牧圖」七字，前後隔水押縫「明昌」、「明昌寶玩」、「御府寶繪」、「內殿珍玩」四印（圖表一編號⑤）。隔水綾紋為「山形」。

古書畫每因重裝，改變原來的裝潢形制，有部份卻也被保留。

唐周昉〈蠻夷職貢圖〉（圖7）由卷改冊，猶存「明昌裝」者，卷前之金章宗題：「周昉蠻夷職貢圖」。其右方裱綾，即原卷裝之前隔水，清楚地看出「六角形龜背四方連續紋樣」。從「周昉蠻夷執貢圖」諸字處，也清楚地看到印章印泥是在章宗押署之上。幅上「睿思東閣」足以證明得之宋徽宗之收藏來源。此畫在明末張丑家時，猶是短卷。張丑記：「茂實府君，舊藏周昉〈西夷職貢圖〉一。高頭短卷，前有宋徽宗瘦金標題，後有『明昌』等印記。歸之韓太史。」（圖表一編號⑥）³⁶ 至若此卷原貌，應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一名卷唐閻立本〈職貢圖〉相關，可見其同一稿。張丑此記，誤標題為宋徽宗所書，印記則可眼見，覆按之為同一式。

王羲之（303-361）〈此事帖〉（圖8-1）。³⁷ 印記帖前中間「明昌」、下方「明昌寶玩」，帖後上「御府寶繪」、隔水拖尾合縫「羣玉中祕」，拖尾「明昌御覽」（圖表一編號⑦）。影本雖不佳，依稀可辨隔水為菱形紋。

「明昌」一印，鈐蓋位置，非如前諸繪畫件，在卷前最上方，而是居中。這是明昌內府所藏法書，印式如同宣和裝書法之雙龍圓印，均鈐於題籤下方，且為本幅與隔水之合縫印（見下文徽宗法書題籤）。「明昌」印存右大半於前隔水，可知為合縫印。惜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已失卷前部，無從比對（見下文）。

34 原件拖尾程琦跋文。

35 著錄又見陳仁濤，《故宮已佚書畫目校注》，頁4。

36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4下，〈唐〉，頁101。

37 此帖見〈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頁284），卷15，〈王羲之·草書〉。原件影本見《右軍書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據銅山張勺圖藏十七帖館本影印。

相關於本題者，此卷收藏印，約列述之。

鮮于樞（1246-1302）記：「右軍〈此事帖〉，白麻紙上行草。後一行『然欲不可長』，非筆非臨，前人直以為真跡，殆非過許。上古印甚多莫可辯，一四寸許大印剪去八分，略見『御』字，宋『宣和』、金『明昌』兩朝小璽，及用『羣玉中秘』印、秋壑『閔生』（悅）及『封』字印。徽宗御筆明金書簽，奇物。」³⁸所記「宣和、明昌」印並存，今見於本幅右下角。「明昌寶玩」印，「寶玩」存半，左方約略可辨者「宣酥」，「宣」字「曰」部為「回」形。「宣酥」印之所以被保留，或因大半在本幅，如裁棄當大損原件之完整。「宣酥、明昌」印並存，又見於此件。再就畢沅（1730-1797）《經訓堂法帖》刻本，則將「宣酥」印刻出（圖 8-3）。然就「宣和裝」慣例，本幅與前後隔水之四合縫印，其印文右左大半均是在隔水黃絹上。換代重裝，如宋高宗御府也是裁去其父印信，僅見紹興內府藏品有宣和印殘存者，為〈宋人人物圖〉之左下角之「宣和」印。³⁹至若大印「睿思東閣」因鈐於幅內，總是保存。鮮于樞記又認為徽宗書簽，亦不同於後世他人。

幅後拖尾有吳寬跋：「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為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廿四日，長州吳寬觀於徐太守維亨為題。」⁴⁰舉出題籤為章宗所書。此跋亦刻入畢沅《經訓堂法帖》。

文嘉（1501-1583）記籍沒嚴嵩此帖（時隆慶二年戊辰，1568）：「震澤王氏本，乃金章宗故物，凡二十字，紙墨如新，精神煥發，傳世寶也。」⁴¹

張丑千方百計於天啟甲子秋（1624）收得此卷，亦記：「嚴分宜家晉人墨寶，當以王羲之〈此事帖〉為第一，乃金章宗故物。」⁴²

此二則，均說為章宗故物，嚴嵩所藏，惜已無嚴氏收藏印。

清初孫承澤（1592-1676）記：「余又於山西張氏寓，見右軍〈此事帖〉，亦唐

38（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6，頁 17），〈續見〉。

39 圖版見李玉珉等編，《宋代書畫冊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40 亦見於（明）吳寬，《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5，頁 448），卷 49，〈題跋三十一首・題王右軍此事帖真蹟記〉。

41 亦見（明）文嘉，《鈐山堂書畫記》，收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2 集 6 輯，頁 39。

42（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 2 上，〈晉〉，頁 31。

人雙鉤，與〈裹鮮帖〉相類。云是太倉王氏家物，紙尾有賈氏『悅生』印。曾入金元（源）御府，又有明昌諸印，題簽隸書吳匏庵云：是金章宗手筆。⁴³是知孫承澤猶得見章宗之題籤。然今日影本上貼籤位置已鈐蓋「晉墨堂」印（圖 8-2）。⁴⁴此印失考，貼籤當在此印主人前消失。

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月儀帖）（圖 9），顧復（約 1628-1698）於《平生壯觀》所記猶是卷裝，到入清宮《石渠寶笈·三編》所記則已是今日所見，由手卷改成冊頁裝。⁴⁵因原「一、二、五月」，三個月份已佚失，未見前隔水，然後隔水裱綾，猶見「御府寶繪」、「內殿珍玩」，「羣玉中祕」（印亦為騎縫中央鈐蓋）三印，後又有「明昌御覽」大印於高麗白紙上（圖表一編號⑧）。此印「覽」字右上「人」部無下彎，比對趙幹〈江行初雪〉卷之「明昌御覽」大印，各字間架，經用電腦套疊，完全吻合（圖表二編號①，紅色者為〈江行初雪〉，有黑痕處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之「明昌御覽」透出者）。這是大印拍打印泥不勻。此隔水裱綾上「六角形龜背四方連續紋」亦清楚可見。

從鈐印的印文及位置比對，上述諸件是一致且真。

歸納出的裝裱形制、印文、鈐印位置及印泥的材質是一致的。「宣和裝」的前後隔水是「細黃絹」；「明昌裝」的前後隔水，晚至張丑《清河書畫舫》記此前後隔水為「黃綾」。⁴⁶更進一步的觀察此細黃綾，趙幹〈江行初雪〉卷為「六角形龜背四方連續紋樣」；〈摹張萱搗練圖〉、〈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花紋是「斜紋拼成團花連續四方紋」；〈金英秋禽圖〉卷為「方格角圈」。今將隔水裱綾「織紋」羅列如表四所示。上述看到「織紋」並不完全一種，基於「制式載體」，可歸納成為判定「明昌式」的幾種類型，雖不「惟一」，「織紋」也將成為演繹論定的根據之一。

五、明昌印之真偽雜陳

「明昌印」有否非群組套印，而為單印使用。「明昌御覽」大印見於「軸」裝

43（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6，頁 3），卷 1，〈右軍裹鮮帖〉。

44 印文不清，印主人是誰？釋做如此，高明教我。

45（清）顧復，《平生壯觀》（臺北：漢華文化事業，1971），卷 1，頁 35-36。按此說見王競雄，〈十二月朋友相聞書〉，收入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主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201-204。

46（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 3 下，〈王維〉，頁 111。

者，為郭熙〈早春圖〉之右上角（圖 10）。江兆申先生指出，此印周邊有切割痕，比對上下移位之絹絲，應是同一匹絹。吳其貞（約 1607-1681）《書畫記》所記，尚為兩幅，題為：「郭河陽〈春雪圖〉，絹畫二大幅」。顧復《平生壯觀》（成書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記見時已為「雙拼絹大幅」。此裝裱時雙拼，求其整齊劃一，故有切移此印。此印與趙幹〈江行初雪〉卷上拖尾所鈐者同一印（圖表二編號②）。⁴⁷

「明昌御覽」大印見於卷裝，一向是在鈐於高麗白紙上。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圖 11），原為卷，晚明時可能改為冊，第十二開有：「萬曆甲辰（1604）三月二十八日，太原王氏（穉登，1535-1612）尊生齋重裝。」第三開上有「明昌御覽」大印，印面大小（縱 8.1 公分，橫 7.7 公分）也與〈江行初雪〉略有差異；印文篆法也有異，這見於「監」字的「皿」部、「貝」部下方兩「撇點」，且印泥已非常態使用之水硃，反近於油硃，該也是後出者（圖表二編號③）。至若為「明昌裝」，此印應該是在卷之後部的高麗紙上，目視所見，該頁紙已泛黃，應屬皮紙之類。所見「明昌裝」諸件拖尾高麗白紙，都是堅潔如敷粉，前述〈江行初雪〉、〈搗練圖〉均完好如新，即便〈十二月朋友相聞書〉已有殘損，其光潔猶能領略。這又是材質的差異。

王穉登於第十開，署年己酉（1609）又有一跋：「《宣和書譜》此卷曾入天府，後歸賈師憲（似道，1213-1275）。……」。這當是據「明昌御覽」大印同一開上右方的「秋壑珍玩」一印（圖 11-2）。則知此開在王穉登時已存在。然此「秋壑珍玩」印為真否？此印之朱泥同此「明昌御覽」。再比對同印文之印，出現於前述〈此事帖〉（圖 11-3），惜印刷不佳，難從比對。蘇軾〈書前赤壁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秋壑珍玩」（圖 11-4），「秋」字印文篆法顯然不同。兩者是何真何偽，還是均為偽。蘇軾〈書前赤壁賦〉猶有「秋壑」一印（圖 11-5）。意以賈似道收藏印，當以有查抄其家的「台州市房務抵當庫記」印為考證優先。黃庭堅〈自書松風閣詩〉也有「秋壑」印（圖 11-6），兩相比對，「秋壑」印又是相同。自當以〈自書松風閣詩〉「秋壑珍玩」印為準。今日尚未見對賈似道藏印之研究，然而，名蹟同時出現於蹟上之印，無從甲乙，則收藏人之「品味」或可再提供一裁決。如以常見之「長腳封」、「悅生」（瓢印）、「秋壑圖書」，水準都優於此〈快雪時晴帖〉上之

47 江兆申，〈山鷓棘雀、早春與文會（談故宮三張宋畫）〉，《故宮季刊》，11 卷 4 期（1977 夏），頁 13-21。文引（清）吳其貞，《書畫記》，卷 6，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冊 8，頁 109。（清）顧復，《平生壯觀》，卷 7，頁 43。

「秋壑珍玩」。是此「秋壑珍玩」印，總疑以為偽。又按〈快雪時晴帖〉於康熙十六年（1677），由收藏者馮銓（1595-1672），之子馮源濟（1637-?）呈獻入宮。⁴⁸ 今日所見〈快雪時晴帖〉，於《石渠寶笈》初編著錄有兩則，先見之於卷之一，所記為歷代題跋及印記。後見之《石渠寶笈（附）》，專記乾隆皇帝題跋及畫、並命臣工之書畫。⁴⁹ 乾隆皇帝之諸多題識外，有畫兩幅（頁），其一（第三開）題：「愛此側理（紙），輒寫雲林大意。」留有「張氏珍藏」、「北燕張氏家藏」、「桴居」、「馮銓之印」、「馮源濟印」諸印。其二（第八幅），畫有〈羲之觀鵝〉，乾隆於幅之右上題：「愛此蘭紙。……」幅中間上方有「永興軍節度史之印」（倒鈐），右下有「吳廷」鈐騎縫印。這兩頁上的收傳印記，被據為收傳遞藏史。〈快雪時晴帖〉之收藏史，原以為由高宗內府（幅下「紹興」連璽及「希世藏」印），傳至寧宗（1168-1224；1194-1224 在位）時，為權相韓侂胄（1151-1207）所有。這是據此「永興軍節度史之印」屬南宋韓侂胄。今者又考為薛紹彭（字道祖，活動於北宋末，生卒年不詳）之弟薛嗣昌。⁵⁰ 這是北宋時之收藏。前時論述〈快雪時晴帖〉，以「明昌御覽」印（金章宗於 1190-1208 在位）年代與韓侂胄重疊，同時段流通於南北兩地之間，實難解釋。今「明昌御覽」此印既偽，即未經金內府收藏，「秋壑珍玩」一印又難辨，就無此疑。

宋、金內府之遞藏，就本文論題，〈摹張萱搗練圖〉拖尾一、二段紙接縫處，有「瑞文圖書」、「賢志堂印」上下兩印（圖 12-1），若為真，則章宗之前，猶是南宋內府高宗吳皇后（1115-1197）所藏。⁵¹ 然以常情論，高宗與徽宗只差一代，以時代之近，帝后之尊，在本幅上鈐印，才是常態。此二印，同時出現於一件者，為名蹟顏真卿〈祭姪文稿〉（圖 12-2），使用印泥雖同為水硃，卻深紅許多。〈平安何如奉橘帖〉與〈唐韻〉兩名件上「賢志堂印」，也是深紅。「賢志堂印」曾於明代為華夏（活動於嘉靖朝，1522 前後）「真賞齋」所藏，⁵² 問題真是複雜。此〈摹張萱搗練

48 朱金甫，〈關於《快雪時晴帖》進入清宮的史料〉，《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 年 2 期，頁 79-80。朱文誤為十八年。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 1，頁 321，康熙十六年丁巳，八月十八日條。

49 分別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下）》，頁 457、1167。

50 見何傳馨主編，《故宮法書新編一：晉王羲之墨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36。

51 「瑞文圖書」，周密記為高宗妃劉娘子所藏印。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 3，〈楊彥德伯嵒號冰齋家藏〉，頁 68。

52 嘉靖二十八年（1549），豐道生〈真賞齋賦〉記「賢志堂印」、「賢志主人印」兩印為華夏真賞齋所藏。見（清）卞永譽，《書畫彙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7，頁 166），卷 4，〈梁溪華氏真賞齋法書〉。

圖〉兩印之出現於拖尾，總以為偽加。

〈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卷上，本幅最後左下，有史彌遠「紹勛」瓢印（印文、鈐印位置與傳顧閔中〈韓熙載夜宴圖〉同）。〈金英秋禽圖〉卷上賈似道「長腳封」字印。疑金為蒙古滅後，又流出者，說明了在南宋與金朝之間的流傳。

組群套印使用之真偽雜陳，傳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圖 13，北京故宮博物院博物院藏），《石渠寶笈》記：「上等天二，是卷曾載《宣和書譜》，鈐縫蹕尾，今止存『明昌』、『御府寶繪』、『羣玉中祕』、『明昌御覽』四璽於後，是又經金章宗秘藏，而剪割宣、政題璽者也。」⁵³「明昌」印本應鈐於卷首上方，「御府寶繪」本應鈐於卷尾上方，再比對印文，兩印同是偽。另鈐於隔水拖尾騎縫之「羣玉中祕」（圖表二編號⑦），及高麗白紙上之「明昌御覽」又是真（圖表二編號⑤）。古書畫因遞藏裝裱真偽相錯，此又一例。⁵⁴

唐閻立本〈步輦圖〉（圖 14），人物與章伯益篆書跋，兩絹幅之接連處，上方鈐合縫「祕府」（瓢印），中鈐「御府寶繪」（方印），後方上鈐「明昌」（表一編號⑫）。此鈐印式既不合於「明昌七璽」制，印文、印泥也不同。當為偽加。⁵⁵

傳為王羲之〈七月都下帖〉，〈七月帖〉（圖 15）右上鈐「祕府」（瓢印）、下鈐「內殿珍玩」；左上鈐「明昌寶玩」。〈都下帖〉右上鈐「御府寶繪」，左上鈐「羣玉中祕」。既不符形制，印文印泥均乖違常例。此件若出於趙孟頫（1254-1322）所臨，則元代書蹟之金明昌印必偽。⁵⁶

「羣玉中祕」大印，是做為黃花綾後隔水與拖尾高麗白紙的騎縫印，且位置在接縫處的正中。從這「六角形龜背四方連續紋樣」或「菱形幾何紋」的材質載體，鈐印位置及印文篆法，比對起來又如何？

晉王羲之〈遠宦帖〉（圖 16），前後隔水，猶存宣和裝，徽宗押署及宣和押角四印，既佳又清晰。做為「羣玉中祕」印鈐印騎縫處，右方黃花綾，是接宣和裝黃絹後隔水再補上的，其載體質地，已非「六角形龜背四方連續紋樣」或「菱形紋」等

53 見（清）梁詩正、張照等奉敕編，《石渠寶笈·初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下）》，卷 8，頁 1075。

54 按：「明昌」、「御府寶繪」為偽印。已為指出，見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 I》（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頁 3。又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 22，也以「羣玉中祕」、「明昌御覽」為真。

55 徐邦達意見，見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頁 44。

56 徐邦達意見，見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頁 8。

黃綾，「羣玉中祕」鈐印於中間位置，固然正確，印文（「示」部）卻不同於〈江行初雪〉卷（圖表二編號⑧）。「明昌御覽」大印，又與標準之〈江行初雪〉上者還是有所差距，尤其是「覽」字（圖表二編號⑥）。再看「羣玉中祕」、「明昌御覽」兩印又不同於一紙上，兩紙是拼接。

前引周密語：「……入金章宗，或剪去舊印，……」。如此說可信，宣和裝不可能同一件出現明昌諸印，存世品所見也如此。〈遠宦帖〉此「羣玉中祕」印應偽。

「羣玉中祕」大印，又見於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卷上畫幅的後隔水（圖 17），這隔水是雙拼黃綾，為斜紋織，印在最上方接縫處。比對之下，〈女史箴圖〉卷隔水上「羣玉中祕」，「示」字旁也是「一橫」，卻與〈江行初雪〉、〈搗練圖〉這兩件上的「羣玉中祕」，有所差別，如「群」字上方「君」部，兩「左右」篆法（圖表二編號⑨）。〈搗練圖〉之組群印，為內彎弧，〈女史箴圖〉則為外彎弧。⁵⁷

整卷〈女史箴圖〉圖，前幅〈女史箴圖〉與後幅〈女史箴〉文，合成一卷，安儀周已指出為梁清標所為。⁵⁸ 此前在嚴嵩、項元汴（1525-1590）收藏時，猶分為兩卷。⁵⁹ 這雙拼的隔水上，也見有賈似道「秋壑圖書」、「長腳封」印，未能辨解之「雍」（？）字押印。⁶⁰ 諸古印。歷經典藏的過程，有毀損、割裂，重組，所以「羣玉中祕」印，位置更動，從何而來，當然成謎。

六、自敘帖上的羣玉中祕印

唐懷素〈自敘帖〉前隔水鈐有「羣玉中祕」印（圖 18-1），印文與位置，比對於「明昌七璽」之群組印，有所乖違。傅申先生指出，此「羣玉中祕」印，疊鈐於另一大印上。⁶¹ 唐懷素〈自敘帖〉與晉王羲之〈遠宦帖〉，這兩件上的「羣玉中祕」印，「祕」字作「示」字旁，作「二橫」，就與趙幹〈江行初雪〉卷等作「不」

57 矢代幸雄教授也認為兩印不同，惜論文無細節之比對。見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79），頁 671-675。

58 圖經真定梁蒼巖相國（清標）所藏，後有瘦金書，自「歡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起，箴書一段，絹本十一行，字大寸許，必相國增入者。見（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卷 3，頁 123。細述見拙文〈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頁 175-223。

59 〈女史箴圖〉入清宮後，乾隆加自題引首，又加後拖尾，有鄭一桂畫。今日在大英博物館所見，又被割裂為板片裝。

60 此印又見於〈平安何如奉橘帖〉。那志良暫釋為「雍」，見那志良，《鈐印通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82。余輝則猜測以「完顏雍」。余輝之說是見面言談。

61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頁 263。

(一橫)者不同(圖表二編號⑩)。該是另一方「羣玉中祕」印了。由於「羣玉中祕」印，應是後隔水與拖尾高麗紙的合縫印，所以唐懷素〈自敘帖〉上「羣玉中祕」印為偽。

〈自敘帖〉前隔水被「羣玉中祕」印疊鈐之印，當釋為「南昌縣印」(圖 18-1)。⁶² 此殘印今僅見印之左側，高約 6.5 公分。此印是九疊篆法，其「縣」字左半下之「小」部，迴轉為「乚」狀。按，目前所知，此全印又出現於唐孫過庭(活動於七世紀後期)〈書譜〉(圖 18-2)，及歐陽詢(557-641)〈行書千字文〉(圖 18-3)。

另王獻之〈鴨頭丸帖〉卷前亦存印之左下角殘印。懷素〈小草千字文〉(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亦是(圖 18-4)。

「南昌縣印」於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印文清晰易辨)及唐孫過庭〈書譜〉均為全印，餘則為殘印。又印之位置在本幅卷最前緣，且用為卷本幅與前隔水之合縫印。此印之合縫左右，約「右」為四分之三在隔水，「左」為四之一在本幅，這是一致的。再按，唐孫過庭〈書譜〉猶是宣和裝之原黃絹前隔水，是以此「南昌縣印」鈐於宋徽宗宣和裝黃絹上，自必晚於宋徽宗時代。又印鈐蓋例，往往早者在上(下)之邊緣，今見歐陽詢〈行書千字文〉下方已有「紹」「興」連珠半印，其上又有「書□□」半印(均因原前隔水毀棄，存本幅上半印)，再上才是「南昌縣印」全印。因此，「南昌縣印」在南宋「紹興」之後。那「南昌縣印」為何人所屬？足堪擁有此一批巨蹟。此四卷同於一時、集於一地、藏於一人。「官印」之為私用，乖違常理。這應是某案件之使用。文嘉於隆慶二年戊辰(1568)追述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之《鈐山堂書畫記》，記籍沒嚴嵩書畫，這五件赫然在焉！文嘉跋語：「……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按：省城就是南昌)諸新宅所藏，……」⁶³ 行政手續加鈐縣印，一如查抄賈似道之書畫，用賈氏原籍之台州「台州市房務抵當庫記」，可為一證。

此懷素〈自敘帖〉前後隔水裱綾為著名之「描金鸞鵲紋」。⁶⁴ 前隔水裱上，有陸完(1458-1526)家之「陸氏珍玩」(陸完、陸珍)左右兩騎縫印，項元汴之騎縫

62 「南昌縣印」，作者前已有所論述，此節有所增刪。見王耀庭，〈唐懷素小草千字文〉，收入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主編，《晉唐法書名蹟》，頁 152-154。

63 (明)文嘉，《鈐山堂書畫記》，頁 39-64。

64 解說見何傳馨，〈唐懷素自敘帖〉，收入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主編，《晉唐法書名蹟》，頁 131-132。

印「退密」、「項墨林鑑賞章」、「神品」、「子京所藏」等四方。本幅紙本上，或說蘇舜欽補書起手處的「趙氏藏書」印，只存其半（上方兩不可辨印，未及鈐於隔水綾本上）。「物外奇寶」存全印。後隔水，亦是「陸氏珍玩」及項原汴諸印。⁶⁵ 依此，此「描金鸞鵲紋」隔水的出現，以陸氏家族為下限。⁶⁶ 那此「羣玉中祕」印既疊鈐於「南昌縣印」之上，鈐蓋的時間是在嚴嵩被籍沒之後。此印之不為真，且晚至明，也就可了解。籍沒嚴嵩之這一隔水上的「南昌縣印」，鈐蓋時間在陸完家族與項元汴之時間序是合理的。那此前隔水下方正中之「秋壑圖書」一印，又作何解。前後兩隔水，除此南宋印，竟無宋元至早中明（約 1213-1516）三百年間的其它印。這也令人推想，這是經陸氏家族重裝，用舊料所拼接了。

事理是否以今日所見為準。張丑《真蹟日錄》：「金章宗『羣玉中祕』印，其用於書卷者文粗，用於畫卷者文細。細者自當讓粗。賈秋壑『悅生圖書』，其用於書卷者文小，其用於畫卷者文大。大者當遜小，真識當知之。」⁶⁷ 「悅生圖書」印未見，疑為「秋壑圖書」之誤。細文者見唐李白〈上陽臺賦〉，卷前右下。遺憾的是今日所見，「羣玉中祕」諸印，無法用「粗細文」來區分，所見也無如此粗細兩種。名蹟上名印之出現如此晚又偽，難免扼腕。

「明昌組印」單印偽者，臚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一見即可判別。唐尉遲乙僧〈護國天王像〉「羣玉中祕」（圖 19-1）、許道寧〈關山密雪〉「明昌御覽」（圖 19-2）、黃庭堅〈行書〉「明昌」（圖 19-3）、傅馬遠〈茅軒瀾茗〉「明昌御覽」（圖 19-4）。這也可知著錄所記，不可盡信，原件為憑。

七、金章宗的標題押署

隨「明昌印式」而來，金章宗的標題押署又如何？「金章宗……臨軒之餘，喜作字。專師宋徽宗瘦金書。」⁶⁸ 章宗學徽宗，其間的差異如何呢？對於徽宗、章宗簽標題的辨識，學者也早有所辨識。

65 懷素〈自敘帖〉之精製影本頗多，不另附圖。

66 陸氏家族於正德十五年（1520）十一月初三日交通寧王宸濠被執至通州下獄，籍沒家產。

67 （明）張丑，《真蹟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7，頁 565）卷 3。「悅生圖書」當是「秋壑圖書」之誤。

68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4，頁 767），卷 8，頁 2。

面對原件做解釋者，〈摹搗練圖〉之拖尾，光緒戊戌（1898）閏月羅大彬有一跋：「……又明昌帝學宣和瘦金書，惟宣和題畫圖，圖字內从口；明昌圖字內從厶，可驗而知，見《研北雜誌》，亦其一證也。」⁶⁹又見清阮元（1764-1849年）《石渠隨筆》卷二「虢國夫人」條下：「宣和〈虢國夫人遊春圖〉，有標題曰『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下夾注）當是明昌之筆。明昌標題亦仿瘦金體，鑑賞家相傳，圖字从『口』者宣和；從『厶』者明昌。然以名卷合校之，亦不盡然。」⁷⁰阮元曾參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之編輯，自有目睹清宮內府的徽宗、章宗作品。

今將所得見臚列如下（圖20），唯有〈金英秋禽卷〉圖字从「口」。阮元此說較融通。

郭忠恕〈雪霽江行〉上方題有：「雪霽江行圖，郭忠恕真蹟。」（圖21）此「圖」字从「厶」，上押印記：「御書之寶」大印。畫上乾隆題詩已說出：「大幅何年被割裂」。按此畫原為沈周故物，沈周同時人，程敏政（1445-1499）〈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為沈啓南題〉：「素縑半幅不盈尺，云是東都狂郭生。宣和天子愛書畫，親與印識題其名。」⁷¹「素縑半幅不盈尺」，可知已非完璧。李東陽（1447-1516）〈題沈啓南所藏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真蹟〉：「宣和舊物出內局，書題瘦筋印方石」。⁷²「印方石」當是「御書之寶」大印。認定書法出於徽宗，尚有都穆（1459-1525），「郭忠恕〈雪霽江行圖〉，上有徽宗御書：『雪霽江行圖郭忠恕真蹟』十字。」⁷³〈雪霽江行〉題識，「圖」字从「厶」，以金章宗所書為妥。同稿較為完整之拉繃景者，見藏於納爾遜阿提金斯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之仿本。卷之左上方亦書有「雪霽江行圖，郭忠恕真蹟。」由此也知故宮本由高頭大卷改裝。納爾遜本「圖」字也从「厶」。然字跡拙劣。這一類的不符書法水準的瘦金體，存世名作的尚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李昭道春山行旅圖〉、胡瓌〈番騎圖〉

69（元）陸友仁，《研北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6，頁605），卷下，頁39。陸友仁（1290-1338）提出：「徽宗御題，圖書字內從『口』；章宗書圖字內從『厶』，可驗以知其書也。」當為最早者。

70（清）阮元，《石渠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2，頁430。

71（明）程敏政，《篁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53，頁522），卷72，〈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為沈啓南題〉。

72（明）李東陽，《懷麓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50，頁72），卷8，〈七言古詩〉。

73（明）都穆，《寓意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4，頁637），頁2。

等，不勝枚舉了。

整卷之書法，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卷後一段「女史箴文」，經日本矢代幸雄與外山軍治兩教授考證，已認為出於金章宗之手。⁷⁴

再進而能推知章宗的書法否？存世具有瘦金書名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之李白（701-762）書〈上陽臺〉（圖 22-1），前後隔水裱綾，乃至拖尾，均無「明昌」諸印，尤其「明昌」豎方印，畫件所見均押於標題上方，標題在印應在，此帖標題卻未見，惟黃綾「菱形紋」猶存。此押署之「唐李」兩字上，疊鈐「燕山張氏」印。據袁桷跋「定武禊帖」，記「不損本」：「今藏燕山張氏家」。⁷⁵是知「燕山張氏」活動於元朝十三世紀下半期，此押署自在之前。此押署出自金章宗，非宣和裝黃絹隔水徽宗之書，有其可能性。若可，此卷後方之瘦金書一跋：「李太白……」（圖 22-2），也都順理成章是出自章宗，因此「載體」可做佐證之一。又歐陽詢〈行楷書張翰帖冊頁〉，對幅有「唐太子率更」一頁（圖 22-3），其書風與〈上陽臺〉一致（相同者「太」字），也應考慮屬於金章宗所書。⁷⁶

又〈平安何如奉橘帖〉標題「晉王羲之奉橘帖」（圖 23）該如何解？此件之入清宮，《石渠寶笈》始訂名為〈平安何如奉橘帖〉，已經是將〈平安〉與〈何如〉（可視〈奉橘帖〉為〈平安帖〉之附啟）拼接成一卷如今之所見，學者已多所論述。⁷⁷本帖因未見《宣和書譜》之著錄，書寫的隔水用料是黃花綾，幅上「宣和」諸印均既偽，非屬宋徽宗所書。兩帖拼接處最下緣有合縫印（轉九十度鈐，尖角再上，此例今猶使用），惜一時無法判讀。又前隔水與本幅合縫印，所知最早者，為元朝八思巴文「阿里」⁷⁸（「政和」、「宣和」印偽。「思無邪堂」印所屬待考。後隔水上之宋高宗吳皇后「賢志主人」，因同見「真賞齋」印，疑出華夏所鈐）。就此「晉王羲之奉橘帖」之書寫，應在「阿里」之前，下限為元。「奉橘帖」取名，以尺牘「附啟」取代「正本」，流行於南宋，合於此下限「阿里」，上推於同時之「金」，

74 見神田喜一郎等編，于還素等譯，《書道全集·宋Ⅱ》（臺北：大陸書店，1980），頁 159-160。

75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4，頁 49。「燕山張氏」一時無考，此帖後有張晏跋，以鈐印「張氏收藏」、「北燕張氏家藏」二印，鈐印風格比較，當不是同一人。又〈蘭亭八柱第一〉本，有元張金界奴本，也無法證是同一人。

76 對此二卷，徐邦達認為：「可能是他十九歲前的手書。」見徐邦達，〈宋徽宗趙佶親筆畫與代筆畫的考辨〉，頁 66。

77 近論述見吳誦芬，〈從《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論〈奉橘帖〉的源流〉，《故宮學術季刊》，32 卷 1 期（2014 秋），頁 159-189。

78 關於「阿里」印的辨識。參見，照那斯圖，〈元代法書鑑賞家回回人阿里的圖書印〉，《文物》，1998 年 9 期，頁 87-90。

亦不為過。亦可證三（二）帖合於一卷，在「阿里」之前，遠早於董其昌（1555-1636）之《戲鴻堂帖》（刻成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所見。又偽「宣和」印，疊鈐於此標題之「帖」字上。此套「宣和偽印」，出現於名跡者，有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唐韻〉等。此押署又當在此套偽印之前。然問此套宣和偽印，出於何時？卻有待進一步離釐定。記之以待高明。

「晉王羲之奉橘帖」標題之書風，既無〈遠宦帖〉之顧盼自雄，縱橫從心，睥睨一世；即與金章宗之諸押署，於用筆結體，也較稚弱。此標題既無「明昌」押印，一如李白書〈上陽臺〉，可否做為明昌押署鈐印未成慣例之所為？即較早期之章宗所為。事理「有常有變」，是否出於金章宗，一時不下結論，僅做為思考的理路，當免「選擇性」解釋之偏頗。

書法史上，瘦金書體自章宗後，後繼幾無人，實難比對。見傳李成〈寒林平野〉有「李成寒林平野」一題，旁押「御書」（存半）（圖 24），書風亦佳。北方李郭「寒林平遠（野）」風格系列，金朝地區盛行，然此幅當為晚於金朝之仿「李成」風格，也不知出自何人。

八、宋徽宗泥金押署

湯垕《雲煙過眼錄續錄》記〈總管太中灤陽趙伯昂仁舉所藏〉：「王右軍〈司州帖〉，古黃紙書，章宗泥金書籤，明昌七印全。」⁷⁹又前述吳寬亦指出〈此事帖〉為章宗書題籤，惜今日並未見金章宗之泥金題籤實物。

就泥金書籤，周密記：「徽宗朝墨蹟，用天水雙龍縫印，及泥金御題。淡青狹簽頭是也。」⁸⁰更早的趙希鵠（約 1231 年前後在世）《洞天清祿集》「御府珍儲」條有：「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⁸¹古人見聞，常與今人不同，古籍傳抄，常多失實，就此檢視存世名蹟題籤，宣和裝中之前黃絹隔水上，這「淡青狹簽頭」泥金御題者，它是另行貼上。周嘉胄（1582-1658）《裝潢志》「貼籤」一則：「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殊臻莊

79（元）湯垕，《雲煙過眼錄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頁 81），〈總管太中灤陽趙伯昂仁舉所藏〉。

80（元）周密，《雲煙過眼錄》，卷 4，〈南北名琴〉，頁 78。

81（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頁 20），〈御府珍儲〉。

偉之觀。」⁸²泥金書青紙上，視覺上冷豔高貴，使人心情明淨，抄書佛典道經頗多有此。

泥金顏料濃膩，運筆並無墨書瘦金體的爽利快意，橫豎收筆的頓下成點，不強調了，字蹟也與一般的楷書相近。這種宋徽宗的「淡青狹簽頭」書法，倒是未為研究者所注意。今日「淡青狹簽頭」，金章宗所書者未見，而是宋徽宗所書。這是章宗書籤引出的「周邊」，所見記述如下（圖 25）：

陸機（261-303）〈平復帖〉。前隔水黃絹，貼籤泥金書清晰，下鈐雙龍圓璽（圖 25-1）。⁸³下不另小註，同例。

王羲之〈行穰帖〉。前隔水黃絹，貼籤尚在，泥金書已褪，下鈐雙龍圓璽（圖 25-2）。此卷曾為董其昌（1555-1636）所藏，拖尾有董跋。《石渠寶笈》初編載董其昌書〈樂志論〉一卷：「又臨〈行穰帖〉十五字，自識云：『此在《宣和書譜》載，有宋思陵金書右軍行穰帖字。』」⁸⁴（按：當為祐陵。）〈行穰帖〉入清宮載於《石渠寶笈》續編，已無記此帖前隔水有宋徽宗金書，而記鑑藏寶璽有乾隆「樂善堂鑑藏寶」。今所見此印是疊鈐貼籤上，是續編時（1791-1793），已不能辨識貼籤上文字，如能辨讀，當如記〈行穰帖〉之下一件：王羲之〈袁生帖〉，就明記：「前隔水宣和金書晉王羲之袁生帖」，⁸⁵也當不至有「樂善堂鑑藏寶」印之疊鈐。

〈袁生帖〉（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貼籤泥金書蹟清晰，然與其它帖之書風不同，當為後世偽加，下鈐雙龍圓璽，及合縫諸宣和印也均偽（圖 25-3）。

〈上虞帖〉（夜來腹痛帖）。前隔水黃絹，貼籤泥金書清晰，下鈐雙龍圓璽（圖 25-4）。

〈遠宦帖〉墨書於前隔水黃絹上，上方鈐「雙龍」方印一如宣和藏畫（圖 25-5）。湯垕《雲煙過眼錄續錄》：「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⁸⁶唐玄宗（685-762；712-756 在位）〈鵲鴿頌〉，亦用「雙龍」方印。就此不能概論了，應是「多用」。何以此帖作墨書？意以為「宣和七璽」套印，〈遠宦

82（明）周嘉胄，《裝潢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頁 5。

83（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14，〈草書二〉，頁 276。

84（清）梁詩正、張照等奉敕編，《石渠寶笈·初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卷 4，〈明董其昌書樂志論一卷〉，頁 361。

85（清）董誥、王杰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冊 5，頁 2601。

86（元）湯垕，《雲煙過眼錄續錄》，〈總管太中滎陽趙伯昂仁舉所藏〉，頁 82。

帖〉之本幅後隔水合縫印鈐「大觀」（豎長方），知為「大觀」朝（1107-1110）所押署。閻立本〈職貢圖〉亦是鈐「大觀」印，將此兩卷之徽宗押署對陳，也可見其揮霍縱橫，氣息相通之同一時期書風。其它卷金書題籤者，同一處均是鈐「政和」（1111-1118）或「宣和」（1119-1125）。可以推測「大觀」朝尚不作金書題籤（圖 25-6）。⁸⁷

王獻之（344-386）〈鴨頭丸帖〉。貼籤已失。前隔水黃絹上，猶見貼痕（圖 25-7）。⁸⁸

張旭（658-747）〈草書古詩四帖〉。雙龍圓印殘存左小半於本幅上，貼籤及前隔水黃絹已失。宣和印為真（圖 25-8）。

唐玄宗〈鵝鵝頌〉。黃絹前隔水已無貼籤，亦無如〈遠宦帖〉墨書押署，鈐雙龍方印則同。⁸⁹幅後與後隔水合縫鈐「政和」印，這是所見的孤例（圖 25-9）。

懷素（737-799）〈苦筍帖〉。前隔水非原宣和裝黃絹，易以黃花綾。又淡青貼籤是綾本，字蹟較之它籤近於一般楷書，瘦金特徵少，然書風佳，何以如此，真令人疑是熟知此格式之高手後加。又已無雙龍圓印，是否隨黃絹隔水失去？因卷未著錄於《宣和書譜》，「御書」瓢印、「宣酥」連珠印均偽（圖 25-10）。

懷素〈草書論書帖〉，黃絹存，貼籤已失。鈐雙龍圓璽。旁「宣和」、「御書」瓢印偽。餘四角宣和合縫印為真。⁹⁰（圖 25-11）

柳公權（778-865）〈蘭亭詩〉。前隔水黃絹，貼籤泥金書已褪，「『唐柳公權群賢書』七字，前御書瓢印半印，四角合縫圓形雙龍印，長方形宣酥、政和、宣和半印、宣酥半印，都是仿書、摹刻。」⁹¹（圖 25-12）

杜牧（803-約 852）〈張好好詩〉。前隔水黃絹，貼籤泥金書清晰，下鈐雙龍圓璽⁹²（圖 25-13）。

此「淡青狹簽頭」之改易，再述之。

87（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15，〈王羲之・草書〉，頁 283。

88（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16，〈王獻之・行書〉，頁 288。

89（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1，〈唐明皇・行書〉，頁 210。

90（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19，〈釋懷素・草書〉，頁 302。

91 見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頁 131。

92（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9，〈杜牧・張好好詩〉，頁 255。

孫過庭〈書譜〉(圖 26-1)。前隔水黃絹，貼籤最下方一字，經高精密度攝影及透射式近紅外線攝影圖象，並利用數位修改圖版方式，反轉下端拼接小紙，確認貼籤原是「唐孫過庭書譜序下」(「下」字被切割又倒接)(圖 26-2)。⁹³籤下鈐雙龍圓璽，證實《宣和書譜》收藏。周密記此卷：「唐孫過庭〈書譜〉真跡上下全。徽宗滲金御題，有政和、宣和印。」⁹⁴此「滲金御題」今在否？審視今日此籤質地，非「淡青」，如前述所見。「唐孫過庭書譜序下」書蹟是墨書非泥金，行氣與結體，並無它金書貼籤之大方自在。這已與周密所見有所更改了。貼籤也被裁窄，字蹟有所修補均可目見。⁹⁵

顏真卿〈祭姪文稿〉為宣和舊藏，今日原蹟上「歲」字，旁有「雙龍」圓印殘印(右大半已失)為宣和收藏遺制(卷後鮮于樞、張晏跋語均記此)。又前隔水黃絹已易為黃花綾，上有貼籤「顏魯公書祭姪帖」(圖 27-1)。細審視「顏」字是泥金書於淡青紙上，餘字則書於拼補的斜紋質地淡青色綾。〈祭姪文稿〉於元代為鮮于樞(1246-1302)，所藏。鮮于樞於卷後有兩跋，其一記此卷「甲申錢塘重裝」(至元二十一年，1284)(圖 27-2)。此跋有：「顏魯公真卿書祭姪」諸字，就此比對，字之結體用筆，尤其「魯」字之「魚」頭，「公」字「厶」部下筆收筆，「姪」字「土」部之圈形結體，有其近似處，惟與貼籤字蹟書寫筆調，氣息有些微差距，出於何人？此補書雍容皇華，其「帖」字與趙孟頫書〈楔帖源流〉「帖」字(圖 27-3、圖 27-4)，真是如出一手。⁹⁶趙孟頫書〈楔帖源流〉時任職「兵部郎中」(至正二十四年丁亥至己丑，1287-1289，三十四歲至三十六歲)，與此貼重裝年相近，出於趙孟頫不能謂為無理。再說，以鮮于樞與趙孟頫相識於至元十五年前後(約 1278，二十五歲)⁹⁷甲申年(1284)重裝，鮮于樞求趙孟頫書寫此題籤，或可藉郵傳或相見，都能完成。就收藏時序，鮮于樞跋文明記：「於至元壬午(1282)春，得於東鄆曹大本彥禮。」張晏則於「辛丑歲(1301)，因到江淞。得於鮮于家」。又大德七年(1303)十一月初四日張晏尚有另一題記。該是此後才轉由趙孟頫收藏，見鈐於後隔水上收藏印三方：「大雅」、「趙」、「趙氏孟頫」，其位置未能如鮮

93 見何傳馨、城野誠治撰，峰岸佳葉譯，《孫過庭書譜光學攝影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12。

94 (元)周密，《雲煙過眼錄》，卷 1，〈焦達敏中所藏〉，頁 47。

95 (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卷 18，〈孫過庭·書譜序上下二〉，頁 298。

96 書畫處同事許郭璜先生記何傳馨先生之意見，文見許郭璜，〈略論顏真卿祭姪文稿〉，《故宮文物月刊》，80 期(1989.11)，頁 34-39。

97 見〈哀鮮于伯機〉詩：「官舍始相相識，我方廿十餘。」見(元)趙孟頫，《松雪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6，頁 620)，卷 3，〈哀鮮于伯機〉。

于、張兩位之先得邊角可知。趙孟頫於其收藏時做了補書題籤，小楷書風應有所改變了。這正如至大二年（1309），趙孟頫自跋〈楔帖源流〉：「余往時作小楷，規模鍾元常、蕭子雲，爾來自覺稍進，故見者悉以為偽，殊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異也。」若趙孟頫於收藏時更補書寫，恐書風已非如此。另，趙孟頫於延祐三年（1316）曾奉旨：「祕書監裏有的書畫，無籤貼的，教趙子昂都寫了。者麼道。」⁹⁸〈祭姪文稿〉未入元內府，可排除此事件。

事理有常有變，但以鮮于樞本人也是一代書家，且「帖」字書寫亦有作「豎心」之例，若鮮于樞刻意為之，未嘗不可。書畫鑑識「在廣徵諸家之說，轉相印證，雖偏執可以潤真，而論議則何妨同中見異，要之，各忠於所知所見而已。」⁹⁹不選邊定論，錄之求教。

由於保留之「顏」字殘存紙淡金貼籤，更足以證〈祭姪文稿〉為「宣和」舊物。

九、結語

語云：「按圖索驥」。書畫是視覺藝術，眼見為第一要務。書畫作品，難免隨時間消失遞減，今之視昔，方之古之視更古，必有差別。今日得科技之賜，為古之所無。名品之公開，借攝像技術之傳達，容許今人籠萬象於一室之內，排比論證，舉目了然。傳世書畫之歸名斷代，幾乎無考古學之地層依據，也無碑刻壁畫之固定性。古書畫之「流傳有緒」，必見證於題跋與收傳印記及著錄，惟題跋有篡改拼接，印記仿刻，也不隨原擁有人而消失，著錄也難免一時一地所見，乃至傳抄失誤。那論證立基的準點，對視覺所得的印記與題跋書蹟，做「歸納與演繹」，耙梳出量化的推理共識，不失取捨之徑。「明昌印記」在本朝並無明示，時至今日，存世明昌舊藏，件數已然百不及一，本文寫作，有幸，存世原件大都曾寓目，未見者也能以清晰之影本為據，必然也有書畫未曾經我讀，然囿於此道，管窺一角，也陷入看圖說故事了。寫此誌感以代結語。

98 （元）王士點，《祕書監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6，頁804），卷6，〈祕書庫〉。

99 此語引自《故宮學術季刊》發刊辭。見《故宮學術季刊》，1卷1期（1983秋），頁2。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 不著撰人,《宣和畫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3。
- (宋) 不著撰人,《宣和書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3。
- (宋)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
- (金) 元好問,《遺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1。
- (金) 元好問編,《中州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65。
- (元) 周密,《雲煙過眼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
- (元) 趙孟頫,《松雪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6。
- (元)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6。
- (元) 袁桷,《清容居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3。
- (元) 陸友仁,《研北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6。
- (元) 湯垕,《雲煙過眼錄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
- (元) 夏文彥,《圖繪寶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4。
- (元) 脫脫等,《金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91。
- (元) 王士點,《秘書監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6。
- (明) 陶宗儀,《書史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4。
- (明) 吳寬,《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5。
- (明) 程敏政,《篁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3。
- (明) 李東陽,《懷麓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0。
- (明) 都穆,《寓意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4。
- (明) 文嘉,《鈴山堂書畫記》,收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集 2 輯 6。
- (明) 張丑,《清河書畫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7。
- (明) 張丑,《真蹟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7。
- (明) 周嘉胄,《裝潢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 (明) 朱謀㙔,《畫史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6。
- (清)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6。
- (清) 吳其貞,《書畫記》,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冊 8。
- (清) 卞永譽,《書畫彙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7。
- (清) 顧復,《平生壯觀》,臺北:漢華文化事業,1971。
- (清) 儲大文,《山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46。
- (清) 安岐,《墨緣彙觀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
- (清) 梁詩正、張照等奉敕編,《秘殿珠林》,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 梁詩正、張照等奉敕編,《石渠寶笈·初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 董誥、王杰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 阮元,《石渠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近代論著

- 王健,〈宋徽宗畫作鑒藏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14。
- 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2004年9月,頁 1-51。
- 王耀庭,〈唐懷素小草千字文〉,收入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主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52-154。
- 王競雄,〈十二月朋友相聞書〉,收入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主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201-204。
- 江兆申,〈山鷓棘雀、早春與文會(談故宮三張宋畫)〉,《故宮季刊》,11卷4期,1977年夏季,頁 13-21。
- 朱金甫,〈關於《快雪時晴帖》進入清宮的史料〉,《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2期,頁 79-80。
- 那志良,《鈔印通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 吳誦芬,〈從《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論〈奉橘帖〉的源流〉,《故宮學術季刊》,32卷1期,2014年秋季,頁 159-189。

- 李玉珉等編，《宋代書畫冊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 何傳馨，〈唐懷素自敘帖〉，收入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主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31-132。
- 何傳馨主編，《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冊 28。
- 何傳馨主編，《故宮法書新編一：晉王羲之墨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 何傳馨、城野誠治撰，峰岸佳葉譯，《孫過庭書譜光學攝影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 故宮學術季刊編輯委員會，〈《故宮學術季刊》發刊辭〉，《故宮學術季刊》，1 卷 1 期，1983 年秋季，頁 1-2。
- 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歷代繪畫 故宮博物院藏畫集 I》，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 徐邦達，〈宋徽宗趙佶親筆畫與代筆畫的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 年 1 期，頁 62-67。
- 徐邦達，〈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美術研究》，1981 年 1 期，頁 83-85。
-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 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畫精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6。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 陳仁濤，《金匱藏畫集》，香港：統營公司，1956。
- 陳仁濤，《故宮已佚書畫目校注》，香港：統營公司，1956。
- 許郭璜，〈略論顏真卿祭姪文稿〉，《故宮文物月刊》，80 期，1989 年 11 月，頁 34-39。
- 郭允中，〈金明昌內府書畫收藏考〉，《書畫藝術學刊》，20 期，2016 年 6 月，頁 249-267。
-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
- 照那斯圖，〈元代法書鑑賞家回回人阿里的圖書印〉，《文物》，1998 年 9 期，頁 87-90。
- 楊仁愷，《國寶沉浮錄》，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
- 謝稚柳編，《宋徽宗趙佶全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
- 外山軍治，〈金章宗收藏の書畫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金朝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4，頁 660-669。
- 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79。
- 高木義隆，〈金章宗の所藏印と瘦金書〉，《書學書道史研究》，23 號，2013，頁 25-34。
- 神田喜一郎等編，于還素等譯，《書道全集·宋 II》，臺北：大陸書店，1980。

The Seven Imperial Seals of Mingchang and Related Issues

Wang, Yao-ting

Former Curator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collections of Chinese emperors over the age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mong many scholars. The collec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t the court of the Jin dynasty came for the most part directly from the holding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urt. From there, many of them entered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the following Yuan dynasty, making the Jin dynasty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art collect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opic of the collection seals used by the Jin dynasty emperor Zhangzong as well as the related activities at his court and other figures. By studying extant works, we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t collec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during the pivotal period of the Ji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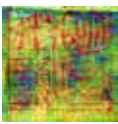
In order,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Jin dynasty court, such as looking at Wang Tingyun, who served at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ervice in the Mingchang Imperial Library, and at the Jin imperial scion Wanyan Shou (Duke of Mi) and his collection. Next, the study uses the “seven imperial seals of Mingchang” to explain how they were used for Emperor Zhangzong’s collection. By comparing the impressions of Mingchang seals on extant works of art, the problem of forgeries can be elucidated among them, the authenticity of “Qunyu zhongmi” and “Mingchang yulan” seals highlighted in particular. Finally, the titles and ciphers of Emperors Zhangzong of the Jin and Huizong of the Song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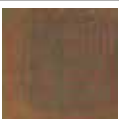
Keywords: Zhangzong of the Jin, seven imperial seals of Mingchang, Jin dynasty court collection, seven imperial seals of Xuanhe, Huizong of the Song, imperial collection seal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表一：明昌七璽對照表

藏印 作品	明昌御覽	群玉中祕	內殿珍玩	御府寶繪	明昌寶玩	明昌	祕府
①五代南唐 趙幹，〈江 行初雪〉 (圖2)							
尺寸(公分)	縱8.1×橫8.1	縱6.2×橫4.4	縱4.5×橫4.3	縱3.7×橫3.7	縱3.9×橫3.9	縱3.5×橫3	縱4.4×橫3
②宋徽宗， 〈摹張萱搗 練圖〉卷 (圖3)							
③宋徽宗， 〈摹張萱虢 國夫人游春 圖〉 (圖4-1)							
④宋徽宗， 〈金英秋禽 圖〉 (圖5)							
⑤北宋祁 序，〈江山 放牧圖〉 (圖6)							
⑥唐周昉， 〈蠻夷執貢 圖〉 (圖7)							
⑦晉王羲 之，〈此事 帖〉 (圖8)							
⑧唐人， 〈十二月朋 友相聞書〉 (月儀帖) (圖9)							

藏印 作品	明昌御覽	群玉中祕	內殿珍玩	御府寶繪	明昌寶玩	明昌	祕府
⑨ 北宋郭熙，〈早春圖〉「明昌御覽」大印（圖10）							
⑩ 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圖11）							
⑪ 傳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圖13）							
⑫ 唐閻立本，〈步輦圖〉（圖14）							
⑬ 晉王羲之，〈七月都下帖〉（圖15）							
⑭ 晉王羲之，〈遠宦帖〉（圖16）							
⑮ 傳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圖17）							
⑯ 唐懷素，〈自敘帖〉（圖18-1）							
⑰ 唐尉遲乙僧，〈護國天王像〉（圖19-1）							
⑱ 北宋許道寧，〈關山密雪〉（圖19-2）							

藏印 作品	明昌御覽	群玉中祕	內殿珍玩	御府寶繪	明昌寶玩	明昌	祕府
⑪北宋黃庭堅，〈行書〉 (圖19-3)							
⑫傳南宋馬遠，〈茅軒滄茗〉 (圖19-4)							

(註：部分印鑑顏色經對比處理)

圖表二：明昌御覽、群玉中祕印勘合（電腦套疊）

①  趙幹，〈江行初雪〉（紅）；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黑） →吻合	②  趙幹，〈江行初雪〉（紅）；郭熙，〈早春圖〉（藍） →吻合	③  趙幹，〈江行初雪〉（紅）；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綠） →右齊，等高，橫不齊	④  趙幹，〈江行初雪〉（紅）；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綠） →左齊，等高，橫不齊
⑤  趙幹，〈江行初雪〉（紅）；傳顧愷之，〈洛神賦圖〉（綠） →吻合	⑥  趙幹，〈江行初雪〉（紅）；王羲之，〈遠宦帖〉（藍） →大小不一	⑦  趙幹，〈江行初雪〉（紅）；傳顧愷之，〈洛神賦圖〉（紫） →相同	⑧  趙幹，〈江行初雪〉（紅）；王羲之，〈遠宦帖〉（綠） →左半不能合一，「中」字橢圓不同
⑨  趙幹，〈江行初雪〉（紅）；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綠） →右半有錯位，左半中字橢圓不同	⑩  趙幹，〈江行初雪〉（紅）；懷素，〈自敘帖〉（藍） →右半有錯位，左半中字橢圓不同	⑪  王羲之，〈遠宦帖〉（藍）；懷素，〈自敘帖〉（紅） →幾近相同	「羣玉中祕」印，為騎縫印，歷經裝裱有所裁切，橫不同，以右半套疊，左半錯位，也可比對。 (林育正製圖)

圖表三：明昌七璽位置示意圖



圖表四：明昌內府裝裱隔水綾「織紋」

趙幹，《江行初雪》，龜甲紋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斜紋拼成圓花紋	宋徽宗，《摹張萱號國夫人游春圖》，斜紋拼成圓花紋	李白，《上陽臺》，菱紋	傅顧愷之，《洛神賦圖》，菱紋
周昉，《蠻夷職貢圖》，龜甲紋	王羲之，《此事帖》，菱紋	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龜甲紋	祁序，《放牧圖》，山形紋	宋徽宗，《金英秋禽圖》，方格角圈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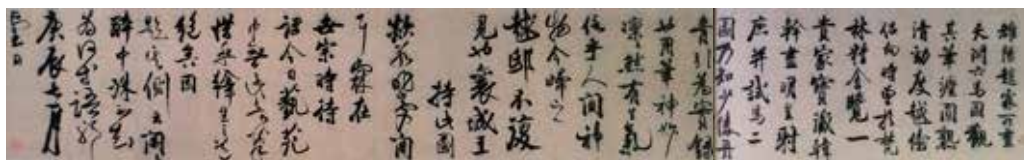


圖1 金趙霖，〈昭陵六駿圖〉拖尾趙秉文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五代南唐趙幹，〈江行初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4-1 宋徽宗，〈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4-2 傳李公麟，〈麗人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3 〈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左）與〈麗人行〉（右）比較



圖5-1 宋徽宗，〈金英秋禽圖〉局部，私人收藏



圖5-2 〈金英秋禽圖〉卷「內殿珍玩」疊鈐「宣和」印



圖6 祁序，〈江山放牧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唐周昉，〈蠻夷職貢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1 王羲之，〈此事帖〉，私人收藏



圖8-2 王羲之，〈此事帖〉，「晉墨堂」印



圖8-3 畢沅，《經訓堂法帖》，〈此事帖〉，「宣龢」印刻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月儀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1 郭熙，〈早春圖〉
「明昌御覽」大印原圖，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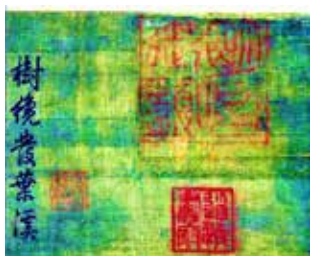


圖10-2 郭熙，〈早春圖〉
「明昌御覽」大印，顏色經
對比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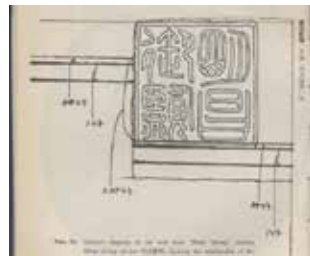


圖10-2 手畫「明昌御覽」
印。取自江兆申，〈山鷓棘
雀、早春與文會（談故宮
三張宋畫）〉，《故宮季
刊》，11卷4期，1977年夏
季，圖版24。



圖11-1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明昌御覽」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1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瑞文圖書」、「賢志堂印」兩印，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12-2 顏真卿，〈祭姪文稿〉上「瑞文圖書」、「賢志堂印」兩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傳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唐閻立本，〈步輦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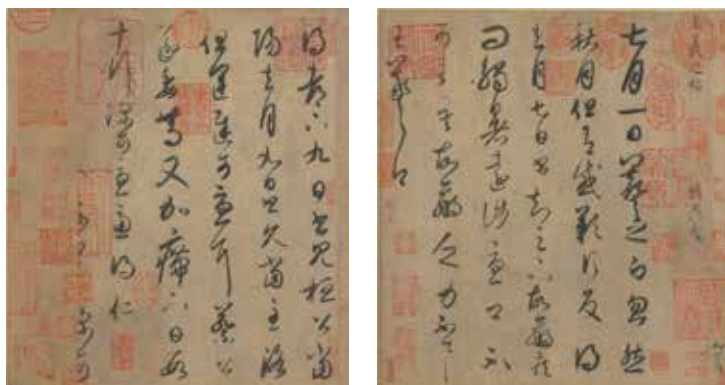


圖15 王羲之，〈七月都下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王羲之，〈遠宦帖〉「羣玉中祕」、「明昌御覽」鈐印，兩高麗紙中有接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卷後隔水「羣玉中祕」，大英博物館藏

			
圖18-1 懷素，〈自敘帖〉「羣玉中祕」疊鈐「南昌縣印」	圖18-2 孫過庭，〈書譜〉「南昌縣印」	圖18-3 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南昌縣印」	圖18-4 懷素，〈小草千字文〉「南昌縣印」

			
圖19-1 唐尉遲乙僧，〈護國天王像〉（羣玉中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2 許道寧，〈關山密雪〉（明昌御覽），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3 黃庭堅，〈行書〉（明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4 傅馬遠，〈茅軒淪茗〉（明昌御覽），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金章宗的標題押署（左二「趙幹江山初雪圖」為乾隆皇帝補題）



圖21 郭忠恕，〈雪霽江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雪霽江行〉題識，「圖」字「ム」，以金章宗所書為妥。

圖22-1 金章宗標題「唐李太白上陽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2-2 後方之瘦金書一跋	圖22-3 歐陽詢，〈行楷書張翰帖〉冊頁對幅，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標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傳李成，〈寒林平野〉及標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1 晉陸機，〈平復帖〉貼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5-2 晉王羲之，〈行穰帖〉貼籤，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藏	圖25-3 晉王羲之，〈袁生帖〉貼籤，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圖25-4 晉王羲之，〈上虞帖〉貼籤，上海博物館藏	圖25-5 晉王羲之，〈遠宦帖〉標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6 唐閻立本，〈職貢圖〉標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7 晉王獻之，〈鴨頭丸帖〉貼籤已失，上海博物館藏

圖25-8 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貼籤已失，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25-9 唐玄宗，〈鵝鵝頌〉，無貼籤押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10 唐懷素，〈苦筍帖〉貼籤，上海博物館藏	圖25-11 唐懷素，〈草書論書帖〉，貼籤已失，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5-12 唐柳公權，〈蘭亭詩〉貼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5-13 唐杜牧，〈張好好詩〉貼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6-1 孫過庭，〈書譜〉貼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2 孫過庭，〈書譜〉貼籤原字蹟（左）、貼籤「下」字（右），取自何傳馨、城野誠治撰，峰岸佳葉譯，《孫過庭書譜光學攝影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圖27-1 顏真卿，〈祭姪文稿〉貼籤「顏」字原蹟。「魯」字下之絹紋。「魯」字亦有氧化變黑之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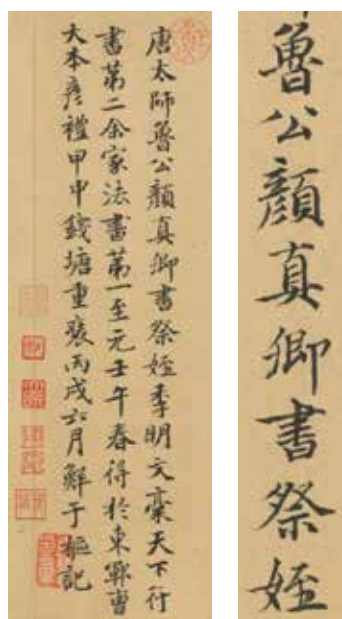


圖27-2 顏真卿，〈祭姪文稿〉，鮮于樞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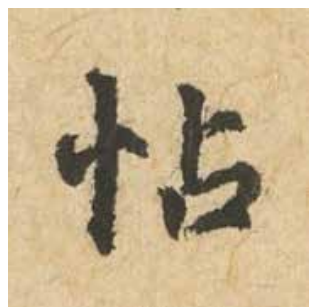


圖27-3 顏真卿，〈劉中使帖〉，鮮于樞跋「帖」字、「祭」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4 趙孟頫，〈楔帖源流〉「帖」字、「祭」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